

## 古識緯書錄解題(二)

陳 槃

### 目 次

1. 白澤圖 (附記)
2. 師曠占 師曠書 師曠紀

### 白 澤 圖

#### 敘 錄

「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白澤圖」白澤圖一卷。案孫氏瑞應圖，黃帝巡于東海，白澤出，能言語，遠知萬物之精，以戒於民，爲除災害。抱朴子論黃帝云，窮神姦則記白澤之辭。蓋古有是說也。南史梁簡文帝紀有新增白澤圖五卷，隋，唐志並有白澤圖一卷，不著撰人姓名。今佚。從諸書所引，輯得四十餘節，合錄爲帙。圖則佚矣。

槃按：白澤書有二：一者，白澤圖。二者，白澤地鏡經。白澤圖者，言「鬼神之事」，而白澤地鏡經者則「但說珍寶光氣」。〔金樓子五志怪篇。〕地鏡經今不論，論白澤圖。

白澤圖者，蓋識緯家所託，舊識緯中有之，今既佚。但其事猶不難索考。〔詳後。〕他書中亦往往遇之。唯說文大部昊下，各本作：

大白澤也。〔廣韻三二皓昊下同。〕从大白，古文以爲澤字。〔玉篇大部昊下同。〕

此「白澤」，不知何解。郭氏石鼓釋文以爲卽白澤獸，並引之以釋石鼓文昊字。然諸家頗亦致疑，徐鍇曰，澤，和潤也。〔說文繫傳。〕鈕玉樹曰，句讀當作大

白也，澤也，本具二義。〔說文校錄。〕段玉裁曰，「各本白下有澤字，其誤不知始於何時。獸名白澤，故非經典。卽有此物，孰別其大小乎。全書之例，於形得義之字，不可勝計。臭以白大會意，則訓之曰大白也。猶下文大在一上則爲立耳。淺人妄增。」〔說文解字注。〕按：書闕有閒矣，臭爲「大白澤」之說，今無旁證。諸氏之說，余固無辭以贊，亦無由加以否定，則存其疑焉可也。

據搜神記，則三國間人既知有白澤圖。原書卷十二曰：

吳諸葛恪爲丹陽太守，嘗出獵兩山之間，有物如小兒，伸手欲引人。恪令伸之，乃引去故地。去故地，卽死。既而參佐問其故，以爲神明。恪曰，此事在白澤圖內，曰，兩山之間，其精如小兒，見人則伸手欲引人，名曰侯囊。引去故地則死。無謂神明而異之，諸君偶未見耳。

按：諸葛恪，三國吳人，瑾子。云出獵遇山精，事涉迷信。意者，恪爲人博雅，引喻設例，取證舊說，容或有之。流聞不察，誤以爲實。干寶嗜奇，亦未能辯。果爾，則恪故曾見白澤圖其書，但遇精之說，不足據爾。

抱朴子內篇兩引是書，極言篇曰：

（黃帝）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。

又登涉篇曰：

其次則論百鬼錄，知天下鬼之名字，及白澤圖，九鼎記，則衆鬼自卻。類似白澤圖之神話，抱朴子篇中亦多有之。蓋白澤圖神話，有一定型式，卽「自古精氣爲物，遊魂爲變者，」書示其姓名，以戒于民，使民辟禍求福是也。此不妨名之曰「白澤圖型」。抱朴子中之「白澤圖型」神話，姑引一段爲例，登涉篇云：

山中有大樹，有能語者，非樹能語也，其精名曰雲陽，〔御覽引有以其名三字。〕呼之則吉。山中夜見火光者，皆久枯木所作，勿怪也。山中夜見胡人者，銅鐵之精，見秦〔御覽引有人字。〕者，百歲木之精，勿怪之，並不能爲害。山水之間見吏人〔御覽引無此字。〕者，名曰四微，〔御覽有以其名三字。〕呼之名，〔御覽引無此字。〕卽吉。山中見大蛇蒼冠

幘者，名曰升卿，呼之即吉。〔據孫星衍校本。〕

此類神話，與白澤圖說如出一型，或者即白澤圖遺文，亦未可知。抱朴子嘗稱引白澤圖，而「白澤圖」之神話又散見於其篇章中，然則抱朴子之得見白澤圖，則故甚明也。

○○○

○○○

○○○

○○○

白澤圖之爲吾人所知雖頗晚，而其說之起原則極早。蓋古人不了解自然現象，以爲萬物皆有神靈爲之主宰，故祭祀祈禱及於上天下地。生民以來，則已然矣。昭元年左傳，「子產曰，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縈之。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縈之。」古人拜物之情形，大略如此。又古人以爲萬物已莫不有神，而神怪亦往往出現，故祭法曰，「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，見怪物，皆曰神。」神怪出現之記載，春秋戰國間多有之，如莊子達生篇曰：

水有罔象。

國語魯語下：

季桓子穿井，獲如土缶，其中有羊焉，使問之仲尼。曰，以丘之所聞，羊也。丘聞之，木石之怪曰夔，蜺，蜺，水之怪曰龍，罔象，土之怪曰罔象。

按：御覽八八六引白澤圖曰：

水之精名罔象，其狀如小兒，赤色，大耳，長爪，以索縛之則可得。烹之，吉。

白澤圖此文，可爲莊子達生篇及魯語罔象之注脚。蓋古人引說簡略，白澤圖猶首尾差具也。達生篇又曰：

桓公曰，然則有鬼乎。（皇子）曰，有，沈有履，竈有髻。戶內之煩壤，雷霆處之。東北方之下者，倍阿，鮭，蠶躍之。西北方之下者，則洪陽處之。水有罔象，丘有學，山有夔，野有彷徨，澤有委蛇。公曰，請問委蛇之狀何如。皇子曰，委蛇，其大如轂，其長如轅，紫衣而朱冠。其爲物也，惡聞雷車之聲，則捧其首而立。見之者，殆乎霸。桓公振然而

笑，曰，此寡人之所見者也。於是正衣冠與之坐，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。

管子小問篇亦載桓公見委蛇之事，曰：

登山之神有俞兒者，長尺，而人物具焉。霸之君與而登山，神見，且走馬前，疾道也。祛衣，示前有水也。右祛衣，示從右方涉也。此云俞兒，即達生篇之所謂委蛇。音近而字異。由上引數事，合而觀之，知記精怪名狀，流傳甚早，與後出之書，往往詳略互見，白澤圖之記，要爲有本。類此型式之神話，古籍中數見不鮮，山海經亦多有之，如下引夔一足說，是其例。但山海經兼記山海地理，奇人異類，不專言精怪，此其不同爾。然則白澤圖殆亦山海經之支流與？山海經相傳以爲禹、益所作，而「白澤圖型」之神話亦有託始夏禹者，〔詳下。〕此蓋亦其淵原相同之一暗示與？

○○○ ○○○ ○○○ ○○○

以上所引，可視爲春秋、戰國間所流行之神怪說。書傳復有九鼎之記，則其原流似不妨更推至於夏禹之世。宣三年左傳：

楚子伐陸渾之戎，遂至於雒，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。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。對曰，在德不在鼎。昔夏之方有德也，遠方圖物，貢金九牧，鑄鼎象物，百物而爲之備，使民知神姦，故民入川澤山林，不逢不若，螭魅罔兩，莫能逢之。用能協於上下，以承天休。桀有昏德，鼎遷於商。商紂暴虐，鼎遷於周。德之休明，雖小重也。其姦回昏亂，雖大輕也。

按：禹鼎所謂罔兩，即上引國語所謂螭魅。呂氏春秋：

周鼎著饕餮，有首無身，食人未咽，害及其身，以言報更也。〔先識。〕

周鼎著蝮而齧其指，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。〔離謂。〕

周鼎有窮曲〔窮，一作竊。〕狀甚長，上下皆曲，以見極之敗也。〔適威。〕

周鼎著鼠，令馬履之，爲其不陽也。不陽者，亡國之俗也。〔達鬱。〕

此言周鼎，蓋即夏鼎。以其遷周，故繫之周。始皇本紀，二十八年，「齋戒禱詞，欲出周鼎泗水」。〔封禪書，禹收九牧之金，鑄九鼎。鼎遷於夏、商。周德衰，宋之社亡，鼎乃淪沒，伏而不見。〕此稱夏鼎爲周鼎之例也。夏鼎象

物，據上引左傳，知有螭魅罔兩。茲據呂氏所記，則此外又有饕餮，倮，鼠，窮曲。然則夏鼎著象，殆可能是事實，非傳說。

夏鼎之存在，南宋洪邁嘗致疑焉，以謂「夏禹鑄九鼎，唯見於左傳王孫滿對楚子及靈王欲求鼎之言，其後史記乃有鼎震及淝入於泗水之說。且以秦之強暴，視衰周如機上肉，何所畏而不取。周亦何辭以卻。赧王之亡，盡以寶器入秦，而獨遺此。以神器如是之重，決無淪沒之理。泗水不在周境內，使何人般舁而往，寧無一人知之以告秦邪。始皇使人沒水求之不獲，蓋亦為傳聞所誤。三禮經所載鍾彝名詳矣，獨未嘗一及之。詩書所書，固亦可考。以予揣之，未必有是物也。」〔容齋三筆卷十三十八鼎。〕今按：周是否有夏鼎，與夏禹鑄鼎象物之故事，似可各自獨立，即縱令周京實無禹鼎，亦不能抹煞此故事之來原。此故事之流傳，可能相當古舊。周人宣傳此神器，殆必直接受此故事之影響，藉此自重，以為收拾視聽之工具。故吾人即退一步，承認禹鼎之實不在周，然吾人亦不能武斷此故事之非舊。

然則此類「白澤圖型」之神怪故事，姑不妨謂之導原夏鼎。晉以後，偏旁小書有所謂九鼎記及百鬼錄者，抱朴子登涉篇曰：

或問曰，辟山川廟堂〔原注，一作座。〕百鬼之法。抱朴子曰，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，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，三部將軍者，鬼不敢近人也。其次則論百鬼錄，知天下鬼之名字，及白澤圖，九鼎記則衆鬼自卻。

而佚篇又有青靈經，御覽八八三引其文曰：

案九鼎記及青靈經，言人物之死，皆有鬼也。馬鬼常時以晦夜出行，狀如炎火。

九鼎記又有作夏鼎志者，宋書五行志曰：

夏鼎志曰，掘地得狗，名曰賈。尸子曰，地中有犬名曰地狼，同實而異名也。

此等書內容與白澤圖大抵相同，蓋其溯原自夏鼎之象物，數典不忘其祖，故曰九鼎記，或曰夏鼎志。由其專言鬼怪，故曰百鬼錄，曰青靈經爾。然白澤圖故託之

黃帝出巡東海所記白澤之言。此事當然迷信，但夏鼎圖象，亦必有所本，左傳云「遠方圖物」，此爲夏鼎著象來源說法之一種。意者，夏之先已有種種神怪傳說，白澤獸言怪物之說，或已流傳於前世，故白澤圖不言夏鼎而獨數黃帝與。抑方士立異，喜言黃帝，白澤圖因之亦不能例外與。

漢書藝文志雜占家又有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，執不祥劾鬼物八卷，蓋亦白澤圖，九鼎記之類。其成書蓋更在二書之前。書今不傳，然觀於白澤圖，約略可以推知其內容。然則神怪舊說，有賴白澤圖保存以傳者，固不鮮矣。未可以其殘缺不完與夫誕漫不經，遂而少之也。

○○○

○○○

○○○

○○○

舊本白澤圖，據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三云，一卷，三百二十事。隋、唐、宋諸史藝文志卷數同而不言其物事幾何，然卷數已同，則內容殆不甚相遠，獨王欽若撰先天記軒轅本紀乃云，凡萬一千五百二十事。〔雲笈七籤卷一百。〕彼此相校，差數絕遠。疑張氏及諸史藝文志所見，於舊本爲近。欽若所據，殆後人增輯之書。今道藏中「白澤圖型」之神話甚多，〔參考雲笈七籤卷三一，稟生受命，卷四四，鎮神養生內思飛仙上法，卷四八，老君明照法敍事等篇。〕蓋道家者流，隨時有所增廣。梁簡文帝已有新增白澤圖五卷，度後人所益者，亦復不少也。

白澤圖舊本託始黃帝，就輯存之本觀之，其中保存之舊說，故不在少。然明爲後人所比傳者亦有之，但比傳此事者之爲誰氏，收入白澤圖書中始於何時，今皆不可知矣。

所謂明爲後人比傳者，如云：

火之精曰宋毋忌，蓋其人火仙也。

按史記封禪書云，「宋毋忌、正伯僑、充尚、羨門子高，最後皆燕人，爲方仙道，形解銷化，依於鬼神之事。」此輩皆秦始皇時方士，燕人。此「爲方仙道」之方士宋毋忌，與白澤圖所謂火仙人宋毋忌蓋是一事。宋毋忌已爲秦始皇時燕人，可知白澤圖此處火仙宋毋忌之託，明明後人所爲。文又曰：

故水石者，精名慶忌，狀如人，乘車蓋，日馳千里。以其名呼之，可使入

水取魚。

管子水地篇亦曰：

水地涸澤數百歲，谷之不徙，水之不絕者，生慶忌。慶忌者，其狀若人，其長四寸。衣黃衣，冠黃冠，戴黃蓋，乘小馬，好疾馳。以其名呼之，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。

按：此水精慶忌與吳王子慶忌名固同，而性格亦近似。呂氏春秋忠廉篇曰：

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，要離曰，臣能之。吳王曰，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，射之矢，左右滿把而不能中。汝惡能。要離曰，王誠能助臣請，必能。吳王曰，諾。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，居有間，謂王子慶忌曰，吳之無道也愈甚，請與王子往奪之國。王子慶忌曰，善。乃與要離俱涉於江。中江，拔劍以刺王子慶忌。〔吳越春秋閭閻內傳第四略同。〕

按王子慶忌與水精慶忌名固同，而善馳走又相類。曰吳王嘗逐之江，曰要離刺之江，江與王子慶忌處處關係密切，亦容易使人由王子慶忌連想到水精慶忌。何以王子慶忌與水精慶忌竟爾如此近似，豈王子本不名慶忌，因與舊說水精慶忌者性格符同，世遂錫以水精之號，久假不歸，遂專其稱耶。抑王子故事，積久神化，好事者遂有王子爲水精之種種附會，白澤圖作者據之乃有水精爲慶忌之託耶。由前之說，是甲事塗附乙事，久而遂冥其嘗被塗附之迹。由後之說，則本是一事，分化而爲二事也。如後說不誤，則水精之說，蓋出於戰國間人之所附會，亦非白澤圖之舊也。〔管子有水精之說，已見上引。又王子慶忌亦見左傳哀二十年，似水精慶忌之出見，先於王子慶忌。但管子與左傳並有頗晚之材料，前人辨之矣。兩慶忌之出，孰先孰後，未易明也。〕然古史中人神混淆之事，故多有之，如所謂樂正夔一足者，亦其例。按：木石怪中有夔，魯語著之。夔者，「一足，踰踰而行，」莊子秋水篇之言也。白澤圖亦曰：

山之精名夔，狀如鼓，一足而行。以其名呼之，可使取虎豹。

白澤圖此說，與舊說悉合。又舊說舜樂正亦名夔，是夔有二，一山精，一舜樂正。傳說久之，遂淆混不辨，而有樂正夔一足之說。呂氏春秋察傳篇曰：

魯哀公問於孔子，曰，樂正夔一足，信乎。孔子曰，昔者，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，乃命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，舜以爲樂正。夔於是正六律，和五聲以通八風，而天下大服。重黎又欲益求人，舜曰，若夔者，一而足矣。故曰夔一足。非一足也。

按舊傳山精夔一足，舜樂正亦名夔，俗人不辨，併爲一事，故有樂正夔一足之說爾。呂氏牽引孔子爲言，可謂強作解事，意其非君子「博物」之辨。〔虞書，夔擊石拊石，百獸率舞，山精能使虎豹，而樂正夔亦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。是以山精夔影附樂正夔也。〕豈第人性之樂正夔受山精夔神話之點染，山精夔受樂正夔塗附之處，亦未嘗無之，如白澤圖云，山精夔，狀如鼓。大荒東經云，「黃帝得其皮以爲鼓，聲聞百里。」曰「如鼓」，曰鼓「聲聞百里」，是山精夔帶音樂性之表狀也。古神話傳說混合之歷史，往往人神不分，輒因慶忌故事之例，聊復發之。

○○○

○○○

○○○

○○○

「白澤圖型」神話之影響，上自朝廷，下逮社會。朝廷設官，制儀有志。民間沿習，久爲風俗。且至今猶有存者。周禮夏官方相氏條曰：

掌蒙熊皮，黃金四目，玄衣朱裳，執戈揚盾，帥百隸而時難〔按卽儺字。〕以索室，毆疫。大喪，先匱。〔注，音柩。〕及墓，入壙，以戈擊四隅，毆方良。〔注，罔兩也。〕槃按，續漢書禮儀志略同。〕

按：所謂疫鬼，周官此處不詳，漢官舊儀有之，蓋卽相承舊說，續漢書禮儀志注引之，曰：

顏頊氏有三子，生而亡去爲疫鬼，一居江水，是爲虎。一居若水，是爲罔兩。蜮鬼。一居人宮室區隅，謳與，善驚人小兒。

所謂墓鬼，白澤圖有之，所記亦視周官爲詳，曰：

丘墓之精名狼鬼，善與人鬪不休，爲桃弓棘矢，羽以鷄羽以射之，狼鬼爲飄風。脫屣投之，不能化。

此言墓中狼鬼，與周官所謂墓中方良，蓋是一事。注云，「方良，罔兩也。」音近字異。疑「方良」文奪或省稱則曰「良」，〔佚周書王會稱「樂浪之夷」曰

「良夷」，蓋同此例。〕又轉而爲「狼」也。此類本無正字，往往形音相近，字卽隨之而易。至於歐鬼，白澤圖云以「桃弓棘矢」，而周官則云「以戈」，此其微異。然，此類可以因人杜譌，其實無關宏旨也。

以桃逐墓鬼，其說甚早，襄二九年左傳言，公會楚康王之葬，「楚人使公親榑，公患之。穆叔曰，被殯而榑，則布幣也。乃使巫以桃茷先被殯。」昭四年傳亦曰，「桃弧棘矢，以除其災。」〔鬼所以畏桃，別有神荼、鬱雷之神話，說見山海經、論衡、風俗通義等書，茲不贅。〕

讎亦見論語鄉黨。曰「鄉人讎」云云，則此儀制不特舉行於朝廷，且已化民成俗矣。

所謂讎，所謂以桃除災害，遺俗至今猶存，今民間歲時舞金獅，舞貓頭獸者，蓋卽方相「蒙熊皮」之變象。舞金獅或貓頭獸亦同時作場演技擊，此則同於所謂「執戈揚盾」矣。但今人失其本原，徒欲以娛觀衆爾。「桃弧棘矢」則已蛻遺而爲漢儀之所謂「桃符」。今民間歲時以桃枝插門首，巫覡以桃枝逐鬼，人已死則置桃枝掌中，是其遺俗矣。

又有一事，出劉宋以後人之附傳而遺俗至今猶存者，則歲時民間畫鍾馗像貼門首以壓不祥，是也。按，鍾馗，蓋本作終葵，辟邪之物。顧炎武引馬融廣成頌「翬終葵，揚關斧」，謂古人以椎逐鬼，如大讎之執戈揚盾。〔日知錄三二終葵條。〕終葵，又作鍾葵，魏書列傳三十堯暄本名鍾葵，字辟邪，是也。鍾葵，旋又譌作鍾馗，宋時既然，見夢溪筆談卷二四。唐自明皇後，每歲首以鍾馗與曆日同賜大臣，民間至今相沿以爲俗。〔鍾馗傳說之來歷，陔餘叢考三五鍾葵條考甚詳贍。〕槃按魏書列傳十二，張白澤本名鍾葵，獻文改名白澤。余疑白澤圖本有終葵驅鬼物之說，故後人如張氏者連類取以爲名爾。白澤圖散亡，遺說當甚多。如終葵者，殆亦其中之一事歟。

○○○

○○○

○○○

○○○

宋書符瑞志以白澤爲瑞獸，孫氏瑞應圖，敦煌「瑞圖」殘卷，唐劉廣禧瑞及玉海祥瑞等並同，所謂符瑞者，受命之徵，乃讖緯家所極意描寫之事物，故讖緯書之專言徵瑞者有禮瑞命篇、禮瑞應圖、春秋瑞應傳、考經應瑞圖之等。

復次，宋書符瑞志等以白澤圖爲瑞物，蓋亦以舊識緯瑞圖爲根據。符瑞志書瑞異之通則，例先標舊說於前，其歷代有其物事者，則著時代年月日，附瑞物其下，俾與舊說相應。其但見舊說而後代既無其物者，則注之曰闕。於白澤圖條下云：

澤獸，黃帝時巡狩至於東濱，澤獸出，能言，達知萬物之精，以戒於民，爲時除害。賢君明德幽遠則來。〔元注，闕。〕

按：符瑞志備此一事者，志舊瑞書之有是說。注云「闕」者，明爾後未嘗有是物也。〔注闕之例如天鹿、周印等，頗不少，蓋皆所謂神物也。〕以符瑞志引用舊說之多本識緯，謂白澤圖亦識緯舊說之一，諒甚可能。今輯存之舊識緯中無白澤圖之名者，蓋佚之也。然佚存之識緯中類似白澤圖之說，今可考者，猶不下數十事，例如白澤圖云：

雷神名攝提，雷呼之。

而春秋佐助期言某星，其神某，呼之可以求福者，則有如：

第一星，神名執陰，姓頸梁。第二星，神名斗諒，姓尹偶，當第三星。三星，神名拒里，姓莫劉頌許。第五星，神名防忤，姓雞尹塔。第六星，神名開寶，姓蚩，一名蒼兒部。第七星，神名招，姓肥脫絡馮。七星之名，並是人年命之所屬。恆思誦之，以求福也。〔五義大義論神第二十引。〕

此外又有牽牛，織女，須女，奎，虛，危，天廩，東壁，畢，參伐，胃，營室，昂，婁，天弓，廐，太尉諸星之神，並見春秋佐助期。又白澤圖云：

羊有一角當頂上，龍也。殺之，震死。

又曰：

老雞能呼人姓名，殺之則止。

此言六畜之有精怪也，而龍魚河圖亦曰：

羊有一角，食之殺人。〔藝文九四引。按，此文引家省略，當與上引白澤圖合觀之。〕

白馬玄頭，食之殺人。〔御覽八九三引。〕

其實，白澤圖故有一定型式，具如上述。據此型以求識緯，則同於此型者復有海神：

東海君，姓馮，名修青。夫人姓朱，名隱娥。南海君，姓視，名赤。夫人姓翳，名逸寥。西海君，姓勾大，名丘百。夫人姓靈，名素簡。北海君，姓是，名禹帳里。夫人姓結，名連翹。河伯公，名子。夫人姓馮，名夷君。有四海河神名，並可請之，呼之卻鬼氣。〔御覽八八一引龍魚河圖。〕

有嶽神：

東方太山君神姓圓，名常龍。南方衡山君神姓丹，名靈峙。西方華山君神姓浩，名鬱狩。北方恆山君神姓登，名僧。中央嵩山君神姓壽，名逸羣。呼之，令人不病。

有稻神：

稻神，名爲警畺，姓厠。麥神，名爲福習，姓鈕。豆神，名爲靈殖，姓藥。又曰，豆神名爲靈趙，長七尺，大目，通於時節，以驅降民疫也。〔清河郡本春秋佐助期。〕

有司命神：

司命神，名爲滅黨，長八尺，小鼻，墜羊，多髭，癯瘦，通於命運期度。〔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春秋佐助期。〕

有髮神：

髮神，名壽長，耳神，名嬌女。目神，名珠映。鼻神，名勇盧。齒神，名丹朱。夜臥呼之，有患亦便呼之九過，惡鬼自卻。〔後漢書張衡傳注引龍魚河圖。〕

有疫鬼。〔清河郡本禮稽命徵。按：說與上引夏官方相氏及漢舊儀同，今略。〕識緯中類此之說，不可悉數。然則白澤圖雖佚，其遺說猶大部分可以於識緯中求之。白澤圖與識緯之關係，密切如此。

隋志以白澤圖歸五行類，新舊唐書、宋史等從之。今以此書性質大較同於識緯，故收入識緯中。

此書蓋至明中葉後期猶存，見焦竑國史經籍志雜占類，今佚。輯本，以余所知凡二家，一者，洪頤煊集本一卷，見祠堂書目。二者，馬國翰所集，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中。洪本未見。馬本所收，不過三十許事。今據黎氏古逸叢書影印日本貞和鈔本玉燭寶典及困學紀聞等，爲補數事。馬氏引文亦頗有脫誤之處，今悉爲釐定。

此書流傳已久，譌誤繆亂，諒亦不免，如云：

上有山林，下有川泉，地理之間生精，名曰必方，狀如鳥，長尾。

按：此云山林川泉之精名必方，狀如鳥。而火之精亦名必方，狀如鳥。顧火精又有宋毋忌之名。凡此之類，是宜亟爲理董，以還其舊者也。〔訂正之說，詳拙撰古識緯通纂集說白澤圖卷內，茲不贅。〕

## 附 記

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卷，伯希和編目二六八二號白慶精游圖，殘存丈許，王有三（重民）先生巴黎敦煌殘卷校錄第一輯子部作白澤精話圖者，是也。此殘卷有文，有圖，尙存古書之舊。按：圖象精怪，於載籍考之，蓋莫先於夏鼎，流衍而爲戰國間人之「畫鬼魅」，〔韓非子十一外儲說。〕爲「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，圖畫天地，山川神靈，及古聖賢怪物行事。」〔天問王逸序。〕山海經所記諸異物飛走之狀，或云東向，或云東首，蓋亦據圖畫而言。〔又郭注有云，圖亦作牛形。又云，亦在畏獸中。山海經有圖故甚明。〕圖畫精靈之風氣，漢時猶然，故魯靈光殿賦云，「圖畫天地，品類羣生，雜物奇怪，山神海靈，寫載其狀，託之丹青。千變萬化，事各繆形。隨色象類，曲得其情。」〔以上數事，言畫史者，類能稱舉，引用姓氏，今略。〕白澤圖中之怪物，古書歷引之，具如上文所述。然則白澤圖中之圖象，自亦流傳有緒。此圖之佚，不知始於何時。敦煌寫卷，幸得殘存。崑山片玉，寧非至寶。若其文字之有資於校訂輯佚，又不待論已。本所嘗於二十九年冬，託王君寫副此卷，聞已付郵矣，值戰禍蔓延，海山間阻，至今不知浮沉何處。洪頤煊輯本，藏書家度亦有

之。僻處空山，遂亦無從借閱。豈其深閉固距，同於抱殘守闕。然則茲篇之作，姑不妨聊爲嚆矢，拾遺補亡，敢俟它日。

於時中華民國三十三年開歲十五日，記於西川南溪李莊栗峯之寓齋。

### 師曠占 師曠書 師曠紀

隋書經籍志五行類，師曠占五卷，師曠書三卷。師曠占僅據七錄，有目無書。章宗源氏考證云，師曠書三卷，即師曠占五卷之殘帙。此所云亡，實未盡亡也。蓋既據見存書目〔槃按：即日本見存書目。〕著錄於前，復從七錄鈔附於此耳。槃按：唐書經籍志，新唐書藝文志均著錄師曠占一卷，卷數與七錄，隋志異，疑唐人曾加以省併，抑或其佚存之數，亦未可知。御覽引書中有此目，不著卷數。書中引用，都十許事。疑此時尚存。容齋三筆卷十一引一事，乃據法苑珠林，蓋南宋時既無書。孫氏祠堂書目有洪頤煊輯本一卷，今未見。

師曠占者，蓋東漢時識緯家本諸前漢師曠八篇而別標名目之書。前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師曠八篇，〔後漢書方術傳注，師曠，占災異之書也，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。槃按：師曠六篇，疑本諸師曠八篇，而卷數有分合之異。不然則六篇者，八篇之殘餘。〕師曠八篇既爲陰陽家書，則占驗天時人事之說，蓋多有之。後漢書蘇竟傳曰：

猥以師曠雜事，輕自炫惑。

方術傳敍曰：

河洛之文，龜龍之圖，箕子之術，師曠之書，緯候之部，鈐決之符，皆所以探抽冥頤，參驗人區，時有可聞者焉。

按：蘇竟所謂「師曠雜事」，方術傳敍所謂「師曠之書」，蓋是一事。其書蓋即前志之師曠八篇。以此書多言占驗，故時人傳會而利用之以陳說時事矣。七錄以下各志著錄之師曠占，蓋亦師曠八篇之後身。師曠八篇言陰陽之占，循名覈實，或識緯家詭爲之名，故曰師曠占。所謂師曠占者，由法苑珠林，太平御覽等所引文觀之，大抵不外天時人事，如曰：

春夏一日有霜者，君父母治政大嚴大殺，天以示之。何以言之，霜威殺萬

草，坐大殺也。見變如此，宜損威殺，重人之命。〔御覽八七八引。〕

杏多實不蟲者，來年秋善。〔同上九六八引。〕

玉燭寶典十二引一條作師曠書，曰：

人家忌騰日煞生，形於堂上有血光，不祥。過騰一日，謂之小歲。

此與師曠占性質無殊，而謂之師曠書。可知師曠書卽師曠占。曰師曠書，則猶存方術傳敘中本名。〔引見前。〕曰師曠占者，別標之目。其實一矣。

師曠占雖云大體本之前漢師曠八篇，然頗有漢人因託之嫌，如曰：

長吏乘車出入，行步道上，有雞飛集車上者，雄遷，雌去。〔御覽九一八引。〕

按「長吏」之稱，漢書史習見，漢書高帝紀下，罷兵賜復詔曰，「守尉長吏，教訓甚不善。」景帝紀，中元六年，詔曰，「吏六百石以上，皆長吏也。」是也。〔百官公卿表云，縣令長皆秦官。皆有丞尉，秩四百石至二百石，是爲長吏。與景帝詔微異。〕此其一。「雄遷雌去」，謂飛集車上之雞如爲雄，則官遷。雌則去官也。遷官，亦漢書史恆辭，漢書張釋之傳，「今陛下以嗇夫口辨而超遷之」。又趙禹傳，「積勞遷爲御史大夫」。是也。此其二。顧此二稱漢以後書史沿用，吾人似可謂師曠占此文不能早於秦漢，而不能謂其必出於秦漢。然蘇竟以爲師曠雜事者，「說士作書，亂夫大道。」〔本傳。〕由前之說，師曠雜事之屬與師曠占故是一事，然則師曠占中漢時說士因緣假託之義，必多有之。上述二則，蓋卽其例矣。

識緯家之因託，亦有不可思議者。師曠本晉平公樂師，國語，左傳，古文瑣語以下，無異辭也。〔參考下篇。〕而師曠占乃有黃帝問師曠，欲知牛馬貴賤。〔御覽九三九引。〕黃帝問師曠，欲知歲苦樂善惡之說。〔同上九九四引。〕是師曠又爲黃帝臣也。識緯書之詭異無據乃如此。

○○○

○○○

○○○

○○○

唐劉廣稽瑞一書，所引多識緯家說，其中有所謂師曠紀者一事，文曰：

虬龍者，龍之無角者也。黃帝時有虬龍，白前身，有鱗角，背有名字，出圖史禁，或以授黃帝。〔後知不足齋本頁四七。〕

按：師曠紀所說，與河圖雒書之內容無殊。宋書符瑞志下曰：

河精者，人頭魚身，師曠時所受識也。

據此文，知識緯家更有師曠曾受「河精」「識」書之託矣。孫氏瑞應圖亦曰：

玉龜者，師曠時出河東之崖，爲聖圖出河，負錄識書。〔初學記六引。〕

識緯已有師曠時受「聖圖」「識」書之說，於是識緯書所樂道之事物，紛紛出矣。

宋書符瑞志曰：

白燕者，師曠時銜丹書來至。

又曰：

玉羊，師曠時來至。〔稽瑞頁五三同。〕

符瑞志之說如此。孫氏瑞應圖言師曠時來至之瑞物則有玉犖，〔占經百十四引。〕

白鵠，〔初學記十六引。〕玉馬，〔藝文類聚九九等引。〕白牟，〔稽瑞引。〕白

鵠，〔北堂書鈔百九九引。〕白鵠，〔初學記一六引。〕之等。熊氏瑞應圖，以

余所見，則有赤燕銜書〔稽瑞五五引。〕一事。

按：宋書符瑞志，孫熊二氏瑞圖或言師曠時受聖圖，識書，或言師曠時致瑞異物事，說與上引師曠紀同符性質，可能有淵原關係。師曠紀豈即所謂師曠所受識書耶？宋書符瑞志，孫氏瑞應圖等所引師曠時瑞物如白燕，玉羊之等，豈即其內容之一斑耶？又一般識緯內容，自瑞物以至天時人事之占，無不備具。師曠紀，師曠占，通而觀之，故是一事。師曠紀豈即師曠占異名耶？所未詳也。

○○○

○○○

○○○

○○○

識緯家之樂於依傍師曠，蓋頗受春秋、戰國間人之影響。後期尤甚。師曠之「先知禍福，言無遺策」，〔淮南齊俗篇語。〕國語，左傳嘗有其記，如晉語八，「平公說新聲，師曠曰，公室其將卑乎，君之明，兆於衰矣。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，以耀德於廣遠也。夫德廣遠而有時節，是以遠服而邇不遷。」左傳襄十八年，楚師伐鄭，勞師而反，「役徒幾盡」。初，「晉人聞有楚師，師曠曰，不害。吾驟歌北風，又歌南風，南風不競，多死聲，楚必無功。叔向曰，在其君之德也。」又昭八年，晉魏榆有石能言，晉侯亦就師曠問焉。師曠蓋頗能陳說鬼神之事，又能豫言。但豫言之有效，事或偶然，故叔向不信，以爲「在其君

之德也」。「師曠之聰」，國語、左傳中雖頗露其消息，顧遠不如後來附會之雜，之甚。如佚周書太子晉解云，王子晉語師曠，「吾聞汝之年長短告吾，〔按：句有譌誤，風俗通義卷二引作，吾聞大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。〕師曠對曰：汝聲汙，汝色赤白。火色不壽。王子曰，吾後三年，上賓於帝所，汝慎無言，□將及汝。師曠歸，未及三年，告死者至。」古文瑣語云，「晉師曠御晉平公鼓瑟，輟而笑，曰，齊君與其嬖戲，墜於牀而傷其臂。平公令人書之，某月某日，齊君戲而傷。問之於齊侯，笑曰，然，有之。」〔藝文類聚十九引。〕此則近於神性矣。

師曠要爲春秋後期至戰國間豫言之中心人物，故此時載籍記師曠豫言之事特繁富，其尤可注意者，豫言之事物，每每涉及妖祥嘉瑞，古文瑣語曰：

有鳥飛從西方來，白質，五色皆備，集平公之庭，相見如讓。公召叔嚮問之，叔嚮曰：吾聞師曠曰，西方有白質鳥，五色皆備，其名曰翬。南方赤質，五色皆備，其名曰搖。其爲吾君臣，其祥先至矣。〔太平御覽九一七引。〕

韓非子十過篇曰：

（晉平）公曰，清徵，可得而聞乎。師曠曰，不可。古之聽清徵者，皆有德義之君也。今吾君皆薄，不足以聽。平公曰，寡人之所好者，音也。願試聽之。師曠不得已，援琴而鼓，一奏之，有玄鶴二八，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堦。再奏之而列。三奏之，延頸而鳴，舒翼而舞，音中宮商之聲，聲聞於天。平公大說。坐者皆喜。平公提觴而起，爲師曠壽，反坐而問，曰，音莫悲於清徵乎。師曠曰，不如清角。平公曰，清角，可得而聞乎。師曠曰，不可，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上，駕象車而六蛟龍，畢方竝鑿，蚩尤居前，風伯進掃，雨師灑道，虎狼在前，鬼神在後，騰蛇伏地，鳳皇覆上，大合鬼神，作爲清角。今君主德薄，不足聽之。聽之，將恐有敗。平公曰，寡人老矣，所好者，音也，願遂聽之。師曠不得已而鼓之，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。再奏之，大風至，大雨隨之，裂帷幕，破俎豆，墜廊瓦。坐者散走。平公恐懼，伏於廊室之間。

晉國大旱，赤地三年。平公之身遂癘病。

說苑辨物篇曰：

(晉)平公曰，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。師曠解履刺足，伏刺膝，仰天而歎。公起引之，曰，今者與叟戲，叟遽憂乎。對曰，憂乎，肉自生蟲而還自失也，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，人自與妖而還自賊也。五鼎之具，不當生藜藿。人主堂廟，不當生蒺藜。平公曰，今爲之奈何。師曠曰，妖已在前，無可奈何。入來月八日，修百官，立太子，君將死矣。至來月八日平旦，謂師曠曰，叟以今日爲期，寡人如何。師曠不樂，謁歸，歸未幾而平公死。乃知師曠神明矣。

按：此諸所言西南方有五色之鳥，爲國告祥。言德義之君合清徵之樂，可致瑞異，德薄者當之則國旱而身病。言五鼎生藜藿，堂廟生蒺藜。種種妖祥徵應，皆讖緯家所極意敷張之物事。宋書符瑞志孫熊二氏瑞圖與夫師曠紀之言師曠時致圖，讖諸暨珍異祥瑞，蓋上引古文瑣語、韓非子、說苑之等既爲之暗示，抑或爲之先河矣。前漢志師曠八篇，意與此等書內容，蓋不甚相遠。讖緯家踵事增華，乃其慣技，時風使然，又不獨師曠之書而已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初稿。

## 白澤圖解題補記

說文：『臭，大白澤也，古文以爲澤字』。而集韻二十陌『澤臭』下云：『說文，光潤也，古作臭』。按集韻此處，蓋推演之辭。叔重原文，未必如此。

洪頤煊所輯白澤圖一卷，經典集林卷三一。余所見者爲海寧陳氏慎初堂影印本。持校馬氏輯本，互有詳略，誠未易軒輊，當合而編之。馬本。余嘗爲之校補，于解題中已略述之矣。洪本亦有可論者，例如『鬼車』條：

羣昔孔子子夏所見，故歌之。其圖九首。北戶錄上。

檢北戶錄一孔雀媒條『鬼車』下曰：

白澤圖云：昔孔子子夏所見，故歌之。其圖九首。今呼爲九頭鳥也。

余疑此『昔孔子』至『歌之』十字，爲白澤圖文。『其圖九首』以下二句，乃段公路氏按語。蓋白澤圖有文有圖，段氏得見舊本，故云爾耳。又馬本：

蒼鷺有九首。陳藏器本草拾遺，掌禹錫嘉祐本草。

此與洪本如上所引是一事。知者，西陽雜俎一六羽篇曰：『鬼車鳥，相傳此鳥昔有十首，能收人魂，一首爲犬所噬。秦中天陰，有時有聲，聲如力車鳴，或言是水鷄過也』。又一條曰：『白澤圖謂之蒼鷺，帝輿書謂之逆鷺，夫子子夏所見』。按諸言『蒼鷺九首』；言『鬼車』本『十首』，後爲犬噬去一首，遂得九首；言此鳥『夫子子夏所見』：與洪氏所引，無不合者。又可悟洪本馬本所收者，其辭略，而雜俎之說，則猶不失爲首尾差具也。

雜俎此文，舊刻分作二條，不相連屬。然文義實不隔。檢正字通鳥部鷺字下引：『白澤圖言，蒼鷺九首。俗傳此鳥十首，天狗齧其一，常流血，血著人家則凶。荆楚人家夜聞其飛鳴，爭作犬聲相逐，以其畏犬也』。按正字通此文，『俗傳』以下，蓋當連上屬讀。康熙字典引文，即省去此二字。依此，則雜俎此二條，明當作一條，其所據者白澤圖。正字通別有所本，故所引與雜俎之文互有出入耳。校洪本已竟，漫爲記。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，南歸省親之前二日也。